

父爱的世界

FU'AI DE
SHI JIE
XILIE

王天宁 著
天冷就回家

系列

感受坚强
学会担当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父爱的世界

系列

天冷就回家

王天宁 著

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冷就回家 / 王天宁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7.5

(父爱的世界系列)

ISBN 978-7-5397-9601-7

I. ①天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0809 号

FU'AI DE SHIJIE XILIE TIAN LENG JIU HUIJIA

父爱的世界系列·天冷就回家

王天宁 著

出版人:张克文 策划:何军民 陈明敏 责任编辑:宋丽玲

责任校对:冯劲松 装帧设计:侯建 责任印制:田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635mm×900mm 1/16 插页:2 印张:13.5 字数:130 千字

版次: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9601-7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目



录



第一章 我生活中的一场地震 / 1

第二章 妈妈离开的日子 / 24

第三章 朋友 / 42

第四章 生日礼物 / 58

第五章 真相 / 73

第六章 决裂 / 94

第七章 那么骄傲 / 111

第八章 炸糕事件 / 125

第九章 再度成为英雄 / 139



第十章 志在必得的奖金 / 150

第十一章 晴天霹雳 / 157

第十二章 飞翔的金鲤鱼 / 179

第十三章 冬天尽头 / 195



第一章 我生活中的一场地震

天冷得出奇，一丝风都没有。深蓝的天幕上飘着几缕稀薄的云彩，夜空尽头被芥阳市的霓虹灯染得猩红一片。月亮清澈、圆润，宛如一滴明亮的眼泪。偶有嘎吱脆响传来，干枯的树枝禁不住积雪的重量，一整天都被压得弯着腰，终于解脱一般断裂。树枝笔直坠落，溅起一片雪水；大树周围的积雪，经过行人与车辆一整天的践踏，早已泥泞不堪。

我将炉子拨亮一些，暖烘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真冷！天气预报说今天室外温度会低至零摄氏度以下，我看了看墙上的温度计，红线刚刚停在零摄氏度上。如果房间里有暖气就好了，听那些家里供暖的同学抱怨，他们家都热得像夏天，回家后必须把羽绒服、毛衣和秋衣扒得精光，就算穿短袖还热得直喘粗气呢。假如这也值得抱怨，那我们家算什么！如果能选择，

我更愿意在死气沉沉的冬天生活在蒸笼里，而不是哈气成霜的冰窖。

可惜，听爸爸讲，想让我们住的这种岌岌可危的平房通上暖气，简直比登天还难！

所以，一回到家，我最亲近的就是小炉子。如果可能，我真想抱着它吃饭、睡觉、做作业。

窗外忽然传来几声婴儿啼哭般的凄惨猫叫，黄书郎立刻抬起头，机警地抖索着长耳朵，耀武扬威地冲着外头吠了几声。黄书郎是我家养的狗，串子，通体漆黄，只有四只爪子带着白毛。它跟着我们生活了五六年，从乡下老家一直到大城市芥阳。它上辈子可能真是一只黄鼠狼，还在乡下的时候，它曾咬断了邻居家老母鸡的脖子，用狗窝里的被褥藏起来。它嘴边的鸡毛暴露了自己杀手的身份，害爸爸妈妈向邻居赔了不少钱，它还挨了一顿暴打。不过我觉得，它之所以咬死母鸡，不是为了吃独食，一定是母鸡在啄米的时候不慎晃悠到它的地盘。黄书郎如此霸道，其地位便神圣不容侵犯。不然，它怎会向连面孔都没见过的野猫宣示主权？

黄书郎叫得正欢，哥哥烦躁的声音冷不丁从卧室甩出来：“住嘴！”黄书郎却兀自叫个不停，一支圆珠笔自卧室笔直飞出，正中它的脑门！这精准度……我目瞪口呆，黄书郎的嗷嗷吠叫变成可怜兮兮的低低呻吟，将毛茸茸的大脑袋钻进我的

怀抱，大颗眼泪顺着嘴角砸下来。

“你有毛病啊，它招你惹你了？”我替黄书郎出头。在我们家，哥哥一直看不惯黄书郎。不奇怪，黄书郎既会在妈妈面前撒娇作揖，又能替爸爸取报纸、叼拖鞋，比眉头整天拧成小山包、只懂死读书的哥哥可爱多了。

“你不觉得它叫起来很烦吗？”哥哥不甘示弱，“真想用胶带把它的嘴封起来。”

“叫是狗的天性，用胶带封住你的嘴不让你说话试试！”我宠溺地用手指在黄书郎耳朵周围绕圈，“不就是数学考砸了嘛！至于把它当出气筒吗？”

砰的一声，卧室门被狠狠关牢，哥哥的声音变得闷闷的：“早晚有一天，把它炖了喝狗肉汤！”

黄书郎呜咽了一声。隔三差五，哥哥就向它发出类似的死亡威胁。我向冷冰冰的门翻了一个白眼，轻声安慰黄书郎：“别理他，他是嫉妒你。”

妈妈循声从厨房走出来，甩着手上冰凉的水珠，将通红的手放在炉上烤热。

“哥俩又吵架了？”

“欺负黄书郎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我的声音竟透着几分委屈。

我妈抢白道：“不论什么理由，你们都不该吵架。你爸说过

多少次，兄弟之间，最重要的就是团结。‘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’的故事老师没讲过？亲人不团结，不需外人搞破坏，内部就直接瓦解了。”

我不忿地辩解：“可是哥哥他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，”妈妈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示意这个话题到此为止，“再去给你爸打一次电话，都快九点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！明明一个半小时以前就下班了呀。”

我第五次拨通那串熟记于心的手机号码，不出所料，等待我的仍是令人心烦意乱的忙音。

“妈，天冷雪滑的，您说爸不会滑倒摔伤了吧……”我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。

“别瞎说！”妈妈正在把筐箩里各种味道的瓜子分类包装，闻听此言忽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

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在灯光照耀下，她的面孔白得吓人。

哥哥灰着一张脸，脸上仿佛布满阴霾。既然他不主动求和，我也绝对不会搭理他，连黄书郎都绕着他走，真是像臭虫一样讨人嫌的兄长！

入睡前，哥哥第三次向妈妈提及数学考砸的事情，大概想像以往那样从妈妈那儿获得慰藉。

“妈，虽然我这次没上九十分，但是我保证，下一次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妈妈像驱赶苍蝇一样不耐烦地挥挥手：“下一次你绝对能考九十五分，知道啦知道啦！没啥事就去睡觉吧，快十点了你爸还不回家，短信不回，电话不接，真是急死人！”妈妈眼巴巴地盯着房门。别看爸妈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，冷战时就像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关键时刻，最关心爸爸的还是妈妈。

哥哥自讨没趣，气呼呼地回去睡觉。黄书郎挡在半路，他不客气地一记凌空飞踹，幸亏黄书郎身子灵巧，跳到一旁，对哥哥龇牙咧嘴。仿佛怕大黄反击，他一溜烟儿跑回卧室。

平心而论，哥哥过于注重自己的学习成绩，反而对亲人不管不问。我敢打赌，他一定说不出妈妈的干果摊每天流水是多少，爸爸如今在哪家网吧当保安。虽然和他在同一个学校，但他能说出我在几年级几班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。譬如今晚，爸爸破天荒这么晚没有回家，甚至无法和他取得联系，哥哥却像没事人一样，满脑子只有成绩、成绩。哥哥对亲情的冷漠、生疏，只能证明他不是个真正值得敬佩的好学生。

我真后悔，当初真该把爸爸工作的网吧电话要来——网吧老板或许知道爸爸的去向。眼看妈妈越发焦躁、如坐针毡，不停地看墙上的挂钟，我当机立断，取来我俩的大衣，简单穿戴，同时为黄书郎套上绳子。

在这个寒天冻地的化雪夜，我决定带着妈妈、牵着黄书

郎，一起去找爸爸。

既然哥哥不管用，我只能自告奋勇，取代他兄长的位置。

真黑！真冷！虽然没有风，冷空气却像刀片一样反复割着我裸露的脸颊，哈出的白气让本就昏暗的视野变得更加模糊。我和妈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松软的雪地上，脚底不一会儿便挂满沉重的雪块。此时我特别羡慕黄书郎，要是能像它一样，身子匍匐，四肢着地，一定可以行走得特别轻松。假如这条胡同中有哪怕一盏路灯，我和妈妈也不需走得如此跌跌撞撞。有两次她险些滑倒，多亏被我及时扶住。不带她又不行，只有她知道网吧的确切位置。

我们还没走出胡同，一只野猫的影子忽地从眼前闪过，黄书郎对着野猫逃跑的方向高声吠叫。我使劲拽着狗绳，在寂静得能听到树枝断裂声的夜晚，黄书郎的叫声不知会扰乱多少人的美梦。

我连声阻止，却不见成效。正当我准备对它动用武力，对面传来洪亮的男声：“大黄，安静！”

黄书郎威慑的吠叫过渡为谄媚的呻吟。

爸爸回来了！

爸爸穿着厚实的保安大衣，如一座耸立的小山包。我和妈妈连忙迎上去，黄书郎兴奋地追着尾巴转圈。妈妈嗔怪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也不来个电话，还以为你摔倒……”

妈妈突然愣住，嘴巴突兀地张开。

我定睛细看，只觉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。

爸爸的脑门和脸颊布满血迹，嘴角一片淤青，右眼肿得像馒头，压根睁不开。在一片漆黑里，爸爸如同妆后的惊悚片演员。他努力向我们挤出笑容，大概是疼痛所致，笑容扭曲而古怪，就像在做着一个可怕的鬼脸。

不知是我还是妈妈发出了丝毫不逊于黄书郎的恐怖尖叫。

我和妈妈一左一右架着爸爸回到家，黄书郎好像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一声不吭地跟在我们后面。

我和妈妈尽量小心地将爸爸放在沙发上，为他脱鞋，叫他斜躺，爸爸痛得发出一声闷哼。

哥哥被吵醒，睡眼惺忪地打开门。爸爸的惨相使他发出一声怪叫，脸色霎时间变得比僵尸还白。

“叫什么！去拧条热毛巾给你爸擦脸。”妈妈嘱咐哥哥。

哥哥像行尸走肉一般步履蹒跚地走向厨房，好大一会儿才回来。妈妈刚把热毛巾从他手里抽出来，他就像一棵没有知觉的树木，无声无息，轰然倒地。

得，此时此刻，我才知道我亲爱的哥哥是个晕血症患者。

我们手忙脚乱地为爸爸擦拭血迹，根本无暇顾及及其他。我

将哥哥拖到椅子上，他勉强撑住自己不滑到地板上。妈妈的手抖得特别厉害，心疼得眼泪都下来了：“怎么能摔成这样？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……”

“咋可能是摔的，衣服厚着呢！”爸爸龇牙咧嘴地挤出一个微笑，冻得通红的大手用力拍着我的肩膀，“你爸爸我……勇敢跟坏人搏斗，不慎挂彩！这血和伤疤是勇者的荣誉，是勋章啊！”

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。爸爸的右眼肿得睁不开，脸上的表情明明在笑：“你们莫忘了，我是干啥的！网吧保安！保证顾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今天下午我正值班，透过监视器发现几个神情鬼鬼祟祟的社会小青年，不但不上网，反而在一排排电脑和顾客之间来回游走，东瞧瞧、西看看。凭直觉，我认为这几个小子不一般。有个顾客正在聚精会神地玩游戏，连衣兜里伸进来一只小青年的手都没察觉。皮夹子到手，小偷想逃，我大喊一声追上去。冲突不可避免，我们一来二去很快打起来。他们虽然看起来单薄，但是人多势众。现在的人都怕惹麻烦，没有一个肯帮忙。连那个被偷的，拿回皮夹子后也灰溜溜地走了。幸好有人报警，在警察的帮助下，几个小青年终于被制服。我虽然被打了，他们也伤得不轻。警察调取了监控，他们无话可说。这不，我和几个小青年一起去派出所做笔录，半个小时前才结束。如果那个被偷窃的肯留下，做笔录肯定会进展得快

一些。”

就在此时，哥哥悠悠醒来。爸爸脸上的血迹已被擦拭干净，脑袋仍肿得像沙包。不晓得老哥将那番话听进去几分，义愤填膺地一拍大腿：“混混固然可恶，那个被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爸爸，早知道他是这种胆小如鼠的人，你就不该帮他，叫小青年把他偷光才好！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”爸爸忧心忡忡地抚摸着肿得老高的眉骨，“现在的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没有事。他拿到皮夹子就溜走，这行为不是不能理解。事实上，我这一路也在反思，虽说保护顾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我的职责，但以暴制暴真的是最佳方法吗？我常常教育你们‘以德服人’，但当时，我并没有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劝阻。我真害怕，因为冲动、热血上头，为我们招来不必要的麻烦……”

我正幻想爸爸以一敌十的飒爽英姿，他的话叫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“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爸爸小心翼翼地打量我妈：“我结束笔录后，警察对几个混混继续进行审问。我一半身子已跨出大门，一个混混突然喊道，‘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我们要让你每天都不得安生！’大概这只是一句恐吓，但愿我多虑了。我担心，他们犯这种偷窃小罪不会被关押几天，只怕日后会不断找麻烦。你也知道，一旦

招惹这种小混混，他们会像粘在鞋底的口香糖一样难缠……”

妈妈刚刚舒展的眉头立刻蹙成一团：“咱们是本分人，这种社会小青年可招惹不起。你呀，细心点，警惕点，这几天多多留意可疑的人。一旦情况不对，立刻从网吧辞职。保安工作哪里做不了？别抓不着狐狸再惹一身臊！”

爸爸疲惫地揉着脸颊：“目前看来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孩子们，如果你们爸爸有别的本事，也不至于……唉，不说了不说了。”

挂钟秒针行走的声音特别吵，时间像抓不住的沙子一样飞快流逝。哥哥打了个哈欠，爸爸擦了一把不知不觉流到嘴角的鼻血。我毫无困意，妈妈的脸似乎白得更加厉害。黄书郎趴在爸爸脚边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，不敢发出声音。

如果爸爸有本事，我们也不必在芥阳市最贫困的地区如此小心谨慎地生活。

迎接凯旋英雄般的喜悦早已消失殆尽，此刻，对过去的后怕和对未来的恐惧，如同阴魂不散的冷空气，渗进房子的每个角落。

这两天我的睡眠质量奇差无比，从前我可是一沾枕头就睡、一觉睡到天明的那种。不怪别人，要怪就怪那些扬言要报复爸爸的可恶小混混。我老是做同一个梦，梦中的爸爸孤苦无

依地站在一望无垠的空地上,周围没有树,没有楼房,甚至一个人影都没有,天空布满灰霾。忽然之间,成千上万个混混从天而降,每个人都耀武扬威地举着锋芒骇人的兵器,爸爸却手无寸铁。他们咿咿呀呀呐喊着向爸爸冲来,他无法逃脱,更无力还手,只能蹲在原地、双手抱头,忍受着混混们狂风暴雨般的袭击。

忽然之间,挨打的人变成了我。我四面受敌,身上每寸皮肤都在扯着嗓子惨叫。

醒来后,我大汗淋漓,脑袋钝痛,好像真被人狠狠擂了一拳。

妈妈提醒爸爸要多留意身边的人,我也不知不觉提高了警觉。好在这两天爸爸工作一帆风顺,但愿那个社会青年当时说的只是气话,但愿这场风波已经完全过去。

这天下午,上的是数学课。靠窗的同学不知何时把窗帘拉开了,教室内充满阳光,像一个晃晃悠悠的大池塘。被放在暖器上的羽绒服,经过炙烤竟莫名散发烤鸭的香味。瞌睡虫无法无天地钻进大脑,我在香味弥漫、暖意融融的教室中再也强撑不住,课本上的数字跳着踢踏舞拉我的眼皮,数学老师的声音如天籁一般飘在云端。

“李铁!”睡意蒙眬中,有人叫我的名字。

我一阵激灵,猛然惊醒。只见全班同学和数学老师都目不

